

fundbüro

失物招领处

我已习惯了不为丢失的东西难过太久，

毕竟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可以替代的，

不是吗？



[德] 西格弗里德·伦茨 著 郑纳无 译

Siegfried Lenz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失物招领处

[德] 西格弗里德·伦茨 著 郑纳无 译
Siegfried Lenz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物招领处 / (德) 伦茨 (Lenz, S.) 著; 郑纳无译.

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

书名原文: fundbüro

ISBN 978-7-208-07728-7

I. 失… II. ①伦…②郑… III. 长篇小说-德国-现代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18412 号

责任编辑 王 蕾

装帧设计 颜 禾



世纪文景

失物招领处

[德] 西格弗里德·伦茨 著

郑纳无 译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8.875

插页 2

字数 122,000

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7728-7 / I · 518

定价 22.00 元

献给托马斯·甘斯克

I

亨利·内夫总算找到了失物招领处。他心情愉快地踏入空荡的前厅，那里头摆设简单，只有一张黑色斜面写字台。他放下插着一根曲棍球杆的帆布袋，朝站在宽窗前面、看来又按了一次铃的老头儿点了个头。窗户里边，不知哪里的房间深处，传来一阵奇怪的叮当声，听起来像铃锤突然卡住，松开后又急乱敲打一通。过了一会儿，从似乎很远地方传来一阵脚步声，越来越近。

穿着深色外套、白衬衫，系着黑领带的老头儿，松了口气看着亨利，嘴唇蠕动着，就像在排练即将要说的话。他拍拍口袋，没找到要找的东西。当一个黑影出现在毛玻璃后面时，老头儿拨了拨头发，整了一下领带。

窗子拉起，这是亨利第一次看到阿尔贝特·布斯曼，还有他那张臭臭的脸。他穿着一件过宽、沾有污渍的蓝色工作服，在做

某些动作时，衣服好似在身体周遭扇着。亨利看见他投来“有何贵干?!”的眼神，便让老头儿先办理，“他，这位先生，比我先来。”如此示意后，亨利靠着写字台，轻松好奇地看着他们交涉，想来这也是他自己不久之后得照做的事——他那样子就像在上叙职前的实况教学。

老头儿说他在售票处那边掉了钱包，是个旧旧的、有裂纹的咖啡色皮夹。布斯曼冷淡地点点头，似乎不觉得掉的是什么特别的东西，也没多问，只是一直看着老头儿的手，然后一言不发转身走向一个金属柜子，用两把钥匙打开那保险柜。虽然布斯曼背朝外头，但亨利还是看得出他在做什么。他拿出一样东西，摸了摸，又放回去，最后选了一件物品，顺手放进工作服的大口袋里，走向老头儿。他没表示是否找到东西，只是问皮夹上有哪种姓名首字母的图案。

“姓名首字母图案？什么姓名首字母图案?!”老头儿讶异地反问。

对于这样的回答，布斯曼觉得满意，接着又问老头儿记不记得里头有多少钱？

“是，不……哦，我的意思是记得，”老头说，“买车票前还有八百马克，是到法兰克福的车票，我想去参加我姐姐的葬礼。”接着他又想起那张车票是两百三十马克，含快车费在内。于是布斯曼确认说：“那么，您的皮夹里头应该还有五百七十马克。”然后面无表情把皮夹递给老头儿，说：“您数数，我们还要收您三十马克的手续费。”

接着，像是在念失物招领处的售后服务似的，他补充说道：“拾金奖赏不用给，因为是车站警察送来的失物。”

老头儿赶紧数出该付的款项，简单道了谢便想离开。但布斯曼递给他两张表格，要他在写字台那边把每一栏都填上。

亨利微笑地向老头儿说声恭喜，从他旁边走过，朝布斯曼赞许地点点头，而布斯曼声调平淡地说：“您想报失什么？”

“我是亨利·内夫。”

“很好，”布斯曼说，“那您掉了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没掉，”亨利轻松地说，“还没有，我是来报到的，来招领处这里。”

布斯曼打量着那张年轻天真的脸，没有焦虑的表情，也不像

掉了东西的人往往会露出沮丧或绝望的模样。他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您得来这里报到？”

“他们把我调到这里，”亨利说，“来失物招领处，我的档案肯定已经送过来了。”

“那您得跟主管谈。”布斯曼说，指了指架子那边有大玻璃窗的房间，里头有个背脊宽厚的男人在昏暗灯光下看着文件。亨利正想着该怎么走到主管那里时，布斯曼比了一下手势，要他从膝盖般高、敞开的窗台跨进去，再绕过一堆挂了牌子标示要拍卖的行李箱。

亨利走进去，主管起身招呼，那是个身材肥胖、头发灰白混杂、眼睛明亮的人。他友善地和亨利握手说：“我是汉尼思·哈姆斯，欢迎来到联邦铁路的后勤部门。”然后把一些文件——亨利一看就知道是他的档案——推到一旁去。他喝了口瓷杯里的咖啡，点了根烟，请亨利坐下，眼睛瞧着一个白色鸟笼，里头有只红腹灰雀在笼架间跳来跳去，发出仅有的询问声。

“漂亮的鸟。”亨利说。

“一件失物，和这里所有东西一样，都是失物。它是在一班

从弗尔达开出的快车上捡到的，从那座主教城市直接送过来；因为拍卖不掉，所以我就把它留在这里，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飘斯。”

亨利看着它，难以理解地摇头说：“怎么能把一只鸟忘记，忘在它的笼子里？”

“我也会这么问，”哈姆斯说，“十五年前当我刚来这里的时候。如今，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说来您一定难以相信，现在的人会丢失、遗忘什么。即使是攸关自己命运的东西，也会忘在火车里，然后再来我们这边，请我们帮忙找回。”他无力地说，“再也没有任何地方，会让你看到如此多的懊悔、忧心和自责了。唉，以后您自己就会体验到了。”

他把文件又挪过来，低头看着，问道：“内夫？亨利·内夫？”没等亨利回答，又说，“我们这区的主任也姓内夫。”

“是我叔叔。”亨利轻声说，像是顺口一提，好像这层亲属关系对他并不重要。哈姆斯只点点头，搜寻的目光掠过文件，亨利料到他接下来要问什么。果然没错，哈姆斯想知道亨利以后会不会再回去当列车员。亨利耸耸肩膀说：“我想不会吧，我被调

来这里，也希望能先在这里待下去。”

“调来，”哈姆斯说，然后又重复一遍，“是的，调来！”亨利觉察到他重复话语中的保留态度。他打量这位未来的上司——有双大手，脸颊肌肉松弛，领带系得松松的，穿件褐色羊毛外衣……当哈姆斯起身帮鸟加水添谷粒时，亨利感觉自己来对了地方。哈姆斯一面从小袋子里拿出谷粒放进鸟碗里，把干掉的种子撒在鸟笼底部，一面说——听起来好像是对着自己讲的：“您现在在二十四岁，内夫先生，二十四岁，天哪，这年纪应该已经铺好了第一条轨道，朝着某个目标驶去，如果您了解我的意思。而现在您来到我们这里，我们这条停放车厢的轨道，是的，就某些方面来说，你不得不觉得是在停放车厢的轨道上，因为职业生涯的跑道不是从这里开始的，我们这里没有升迁机会，哪天你就会觉得自己没什么用！”

哈姆斯又坐下来，没出声，疑惑地看着亨利，在这种目光的催促下，亨利说：“不需要，哈姆斯先生，真的，我乐意让别人升迁，我只要工作愉快就足够了。”

“愉快，”哈姆斯微笑说，“希望您有机会在我们这里找到。”

他指指亨利的运动背袋，指着曲棍球杆，问说：“您打曲棍球？冰上曲棍球？”

“对，在蓝魔队，B队，今晚我们有练习。”

“我们这里有几支球杆，”哈姆斯说，“在柏林开来的城际特快车上捡到的，想来是有球队在车上庆祝胜利，后来球员忘了带走。您待会可以鉴定鉴定那两支球杆。还有，您那些运动同好并没申报失物查询，这总让我想到，有多少人能甘心损失掉了的东西？很多人会费力冲来这里，也有很多人找不到这里，一下子就放弃希望。”

“我大概也会这样，”亨利轻松地说，“我已习惯了不为遗失的东西难过太久，毕竟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可以替代的，不是吗？”

哈姆斯讶异地看着他，神情既怀疑又惊奇，他做了一个擦拭桌子的动作，吃力地站起来，面向塞满失物的架子，说：“不，内夫先生，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被替代的，绝不是所有东西，总有一天您会明白。”

然后哈姆斯提议亨利跟他一起到另两个同事那里，他们已经

知道亨利今天会开始在这里工作，接替另一个已离职半年的员工。亨利转身时，抬头看到办公室惟一的壁饰，那是一张照片：傍晚的霞光中，喷气的老火车头行驶在莱茵河一座桥上。他打量那个拖着看不清多少车厢的庞然大物，说：“就那个年代而言，它们算是蛮快的了。”

“您对老火车头有兴趣？”哈姆斯问。

“不，不是老火车头，我收集书签，新的旧的都收集，我有几张很棒的，下回给您看看。”

“我们走吧。”哈姆斯说。

他带着亨利绕过那堆准备拍卖的行李箱，放在底下的大多是好的、大的，但也有几个损坏或变形的，一些箱子还贴着知名旅馆的广告标签。两人沉默地经过两排与房间同高、塞满东西的架子，亨利的脚步越走越慢。走到放有各种帽子，包括异国款式帽子的层架时，亨利停下来，指着一顶有“汉堡号驱逐舰”标志的海军帽，嘟哝地说：“这八成会招惹麻烦。”

哈姆斯没说什么，领着他继续走到放着一堆雨伞的层架前，有白伞、黑伞、红白相间的伞……亨利觉察到这里的伞绝对足够

开一家雨伞店，哈姆斯解释说，拍卖时基本上只成打卖，球、书、散步用手杖也是这样。亨利从书堆里拿起一本书，立刻找到还放在里头的书签：一张市立游泳池的月票。他没说什么又把它夹进书页里，然后瞄了一下其他书名，越看越惊讶，没想到在车上会有这些书被读，被忘记。

在侧边一间小办公室，从窗户望出去可看到一个装卸坡台，亨利见到坐在办公桌前的宝拉·布洛姆，一个矮小结实的女人，黑色短发、湛蓝眼睛，高领毛衣上别着一只银制或镀银的银杏叶形配饰。哈姆斯介绍两人认识，说亨利是“我们新来的助手”，说宝拉是“招领处的核心”，所有的书信往来都由她经手。

“只有一半，哈姆斯先生，”宝拉说，“只说一半也就够了。”和亨利握手后，她从卷宗堆里挑出一张文件。

“这个，”她说，“那位政务副部长的手提电脑已经在乌珀塔尔中心了，珊瑚项链也是。”哈姆斯只点了个头，宝拉于是把文件放回，然后转向亨利。他看着桌边放着两束简单的花，问说：“您的生日吗？”

“前天。”她说。亨利向她道贺，而她表示遗憾没能请他喝咖

啡。亨利看着她带有雀斑的脸，在这一刻预感到，有一天自己会触摸这张脸，这张散发出冷静、沉着且奇特地吸引着他的脸。

“很高兴我们将会一起工作。”亨利说，然后向哈姆斯表示自己可以跟他到别处去了。宝拉眯一下眼睛，表示鼓励打气，希望他在招领处能工作顺利，然后又问道：“市内那家最漂亮的瓷器店，也是最大的那家，还有分店，叫做‘内夫与普卢姆贝克’，是……方便问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亨利说，“我这人什么都能问。那家公司是埃德蒙·内夫创立的，我祖父，后来他和约瑟夫·普卢姆贝克趣味相投。”

“我在那里买了一套茶具，”宝拉说，“蓝釉，中国风，是我送给自己的礼物，我每天都用它来喝茶。”

亨利微笑着对她说：“而我最喜欢用我的厚杯子喝，我把它叫做我的福音救济会瓷器。”

哈姆斯又带着亨利走过那两排架子，经过小孩玩具的层架，还有放了好几个野餐篮的器皿层架，然后停在一大堆被遗忘的衣物那一区，让亨利注意到那些大衣、夹克、围巾、毛衣。哈姆斯

好一阵子一言不发，像是要让亨利自己估量，在联邦火车上的失物有多么五花八门。亨利微笑着打量挂在衣架上的服装，突然轻吹一声口哨，拿下一件褐色带着头巾的僧袍，高兴地比试着。

“合身，”然后又说，“哈姆斯先生，如果你把我炒鱿鱼，我就去当托钵僧。”

“这东西是在科隆开来的城际快车上捡到的，”哈姆斯说，“大概是件嘉年华化装服。”

“如果这件僧袍拿出来拍卖，那我也要出价。”

“您不行，”哈姆斯断然说，“我们这里四个人都不行。”

哈姆斯小心地把僧袍挂回去，悄悄从架子间隙看过去，说：“来，我还想介绍您认识一下布斯曼先生，我们这里他经验最丰富，您可以跟他学到很多。”

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布斯曼蹲在地上，面前是一个打开来的旅行背包。他手上拿着几封信，正在把里头的东西摊出来：内衣裤、盒子、盥洗用具袋、袜子。

“怎样，阿尔贝特，”哈姆斯说，“你通知失主了吗？”

“没有住址，”布斯曼说，然后又带着反感和难以置信的口气

说，“有些人在信里头写的内容，是我们这种人想都不敢想的。”

像是要抚慰他似的，哈姆斯拍拍布斯曼的肩膀，指着亨利，同样介绍他是“我们新来的助手”，布斯曼听了没什么特别反应，不过还是抬头往上看，伸出手来和亨利握手。亨利说：“先前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。”布斯曼想要说什么，但又忍了下来，继续专心读那些信。

“超过期限后，”哈姆斯解释说，“我们有权打开旅行背包或行李箱。用这种方法，我们常能确认失主是谁。如果没有委托查询的话，我们会通知失主来领回东西，当然还得付手续费。”

“但失主得证明东西的确是他的。”亨利说。

“没错，”哈姆斯说，“得令人可信地证明。所以我们会要求准确的描述，会问里头有什么东西、值多少钱、有什么特别记号，或许也会问哪种火车，是城际快车还是特快车，如果必要的话，也会问月台和开车时间。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方法。”在回到他简朴的办公室之前，哈姆斯又说，“现在让您和布斯曼先生一起，有什么不懂的，您可以跟他学。”

布斯曼的目光留心盯着主管背影，直到他进了办公室，坐